

鳳岡文史資料



第五輯

凤冈县人民印刷厂印

风冈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风冈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2年10月1日

主 编：罗 澍

责任编辑：张耀裕 苏正强

封面设计：汤天生

贵任校对：谭德录

苏 正 强

中国风文研究会商榷会风文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会 员 会

1993年10月1日

(70) 革命史话.....第四十八年革命史话.....1

(88) 革命史话.....谷县土地革命.....2

(99) 革命史话.....革命史话.....3

目 录

(001) 革命史话.....革命史话.....4

我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回忆(一).....再 容(1)

张志高同志在永安.....朱克肇(10)

(011) 革命史话.....革命史话.....5

回忆凤冈县总工会的组建

及活动情况.....胡汉中(14)

组建县、区供销合作社的回忆.....谢德金(19)

第三区人民政府举办第一期

保甲长训练班的回忆.....王兴汉(22)

凤冈县交通运输发展概况

(1951年—1986年4月).....杨仕富(24)

忆范登峰县长.....余仁火(32)

解放龙山(三题).....刘忠仁(35)

凤冈太极拳运动简介.....张耀裕(39)

凤冈县人民武装部大事记

朱元华

(1951年3月—1986年5月).....李云强(34)

匡戟武之乱.....孙经道(86)

李国安全家七口遭杀.....苏正强(89)

回忆万太乡选举“国大代表”.....张地坤(91)

民国时期的凤冈师范教育.....王宪纲(93)

附录

凤冈历史拾零(二)

- 1、凤冈县邮政事业八十四年.....陈朋希(97)
- 2、凤冈四举人公车上书题名.....陈朋希摘录(98)
- 3、饶履丰六旬寿诞设席公堂自吟.....安怀绘搜集(99)

偏刀水石炮弹.....干国录(100)

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凤冈

- (1) 土地和地税.....谭德录(104)
- 饶履丰与李璠.....石志林(108)
- 长碛节孝坊.....刘自申(110)

- (11) 申文鼎.....
- (12) 金殿山.....
- (13) 刘兴王.....
- (14) 富世祥.....(1884年—1901年)
- (15) 火口金.....
- (16) 田忠政.....(田三)山头对碑
- (17) 傅瑞琳.....

- (18) 廖云孝.....(1884年—1901年)
- (19) 董德保.....
- (20) 廖正甫.....
- (21) 赖世强.....“张升大回”年懿色太式
- (22) 陈庆王.....

我参加地下革命 活动的回忆(一)

走上革命道路

冉 容

1946年我在凤冈县立中学工作。一次，我回家去，途经梅子坳，胡思忠对我说：“傅成锐和张楚材两个人被关进省党部了，我知道他们是和重庆的周翔、先仲虞通信的结果，说他们有问题。你和周翔的关系很好，希望你赶快想法通知他们，用急信也可，电报也行，总之他们很危险了，要他们注意”。我考虑急信和电报都不恰当，我便向校长胡朝阳辞职说：“我到重庆去进社会大学”。于是我离开了凤中，前去重庆。我到周翔读书的民建（在盘溪）中学，得其同学刘显智告诉我：“他一个星期前搬到重庆城里去了，幸好你问到我，要不你是找不到他的，他在重庆城里民生路227号三楼和苏松、江泰林（还有一个记不起了）三人办《学习周报》，苏松的老婆叫章林；如果你在那里找不到他，要到管家巷28号，他要到那里去听课，你在电灯开始亮的时候就在那里等他……”。我依照刘的指点，在民生路找到了周翔。我和周住在一起，见到和周来往的人有松桃的滕久荣、

毕节的孙善述、四川奉节的彭哲生、重庆的刘天长、魏启俊、遵义的杨文林（女）、当时先仲虞在乡建学院读书。这些人都是学生。重庆，是有钱人的天堂，无钱人的地狱；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驻在中国，做了许多坏事。例如：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北平美军强姦北大女生沉崇事件的发生，震怒了全国爱国之士，激起了反美的热潮，各大城市掀起了示威游行。可是国民党政府却出动军警镇压。我清楚地看到周翔等人的行动完全是出于爱国，是正义的表现，并非什么“思想不正”，因此，我决定和周翔走一条路，47年5月我对周说：“我在这几个月里已经看清了你走的路是正确的，我一家人穿不暖身，吃不饱腹的悲惨命运使我对这样的政府产生痛恨，我向你们学习，愿和你们走一条道路，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经过这次交心后，周很快就作出决定，要我回贵州来展开工作，于是我们约定：今后用代号通信，用电码通信，周翔的代号田力周，我的代号周仲楷；把电码摆在四角，中间随便加上字母，我带了一本电码书回贵州了。

被迫离校

回到家后，我立即探亲访友，进行工作，并到凤冈县城关小学教书。我通知周翔，我的通信地址在凤冈县城内小井巷行贵家转。当时周仍在巴县马王乡第二中心学校教书，他担任教导主任。

我在凤冈城关小学很活跃，广交朋友，我极积工作，认

真教书，在全校师生中有较高的威信，在学生家长中也博得好评。这时候，周的信由先仲虞携带来了，说以后有什么事由先仲虞直接联系，不必再写到马王乡第二中心学校了。先仲虞也说，再写信到重庆去，他也不在学校，收不到了。于是我又和先仲虞直接发生工作关系。到10月凤冈县党部书记汪隆海通知校长何王义，说我有思想问题，要我离校。我离校的时候，师生约三、四十人护送我出了城门后，才依依惜别。

在余庆县党部

1947年12月先仲虞派我到余庆县党部去。一则因该部书记长向国辉是我小学时候的级任教师，他对我的印象很好；二则可以因此而避免“思想不正”的嫌疑，便于以后的工作；在那里还可得到外面不可能获得的情报。危险很大，要特别注意，那时先一再提醒我，所以我和先约定通讯办法：

（一）用五桅子水密写在信纸空白地方，信的末尾署名后用个“启”字；（二）他的代名“黄仁中”，通讯地址：德江县七星场街上杨启维转；我的代名“周宗楷”，通讯地址交余庆邮局留转，那时邮局对这样的信件，就摆在柜台上，我到邮局闲耍时，发现有信，趁人不注意即暗地取走。1948年5月，先仲虞给我来信，要我回德江原籍帮助彭昌镜选乡长，我照办了。回家后除了帮助彭选举乡长拉选票外，还在打么溪组成“齐心会”抗兵、抗粮。不久我仍回余庆县党部，“齐心会”交冉崇模负责。冉瑞凤、冉崇辉、冉崇光等

都是“齐心会”的主要成员。因这次拉选票泄密，我处境困难，1948年7月，我离开余庆县党部回到家乡。同时，我给先汇报：（一）余、湄（潭）凤（冈）三县交界地带的地下活动，余、黄（平）施（秉）三县交界的中华山活动，均被特务机关发觉了；（二）国民党重庆行营政工处的代名“江履常”（后来又改名我记不起了）；（三）我打算放火烧掉余庆县党部（向先请示，因他不同意没有下手）；（四）我在余庆的松烟曾对王××谈过这样的事（因我知道王也和县党部嫌疑的对象有关）。还有就是我的原籍的那个伪乡长唐大鼎将我和先仲虞、周翔的关系告知了余庆县党部秘书梅寿天（在四八年春节期间于牟永祥家）后，我即被监视数月之久。卒因我的行动并没有被发觉，所以平安地脱离该部（在一九四八年的七月）。

回到家乡，正值彭昌镜、唐××争夺乡长扯到县政府，我和先全凤、先仲齐等几个亦到德江城去给彭昌镜出谋、打气，要彭坚持不让，伪县府是偏袒唐××的、县政府提出折衷办法要唐、彭都不当乡长，由仲齐当。可是先仲齐坚持不受，县府又提第二个折衷办法拈阄，我们不赞成，可是彭昌镜又认为可以去碰一下“运气”。结果唐××拈的“彭昌镜”，彭拈的“不当选”。我们连夜赶到明溪将情况向先仲虞汇报了，当时先仲虞长叹几声，气得直喊：“我家大哥还做得哪样好事，他把乡长顶起，对他又哪样不好？现在被人家争过去了，我们还有些人怎么办？”他又对我说：“你今后要特别注意，人家要抓你了，你暂时躲避一段时间”。我自己当然知道自己的处境，我回到家里，看到我的母亲和弟，她们经常缺吃、少穿，又想起我今后的困难、危险……，工作、家庭……我的内心是沉重的！第三天，彭昌镜到我家去会我，

略谈一些情况后，我就送走了他。吃罢早饭后不久，我们的人就发觉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我们寨上出现，预感到险恶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我立即作出决定：不在家里，到外面去。我们大家往外走，刚走出门又发现生人。我们往对面山上走去，到半山时，就发现沟上沟下布置了人，总共有四五十个。后来得知，他们本来打算在我家后面山上抓我，因后面山上森林茂密，这下看到我在对面山上，实出他们意外。那天我们二十余人，他们想抓活的不行，担又不愿意轻易放过，于是双方对峙了十几个小时，深夜我才转移到凤冈境内。

在 凤 冈

我在凤冈县境内绥阳官田、河底下一带亲戚家大约一个星期，先仲虞叫冉崇辉来找到我，要我到德江境内丁朝宗家去会他，我遵约到了那里，他问我的想法，我说打算去遵义一趟，他给了我一封信，嘱我路上都要小心，唐××们很可能在沿途布置抓我，他说你能去遵义就交丁字口一家绸缎铺潘明辉，如情况不允许，去不成，就将信毁掉，千万注意！我回凤冈碰到任相霞（湄潭人），他问明我的打算后，关心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不必上遵义了，就到我那里去，我们在一起教书（他是凤冈县大堰小学校长），前天有个个人在跟史肇周谈起你的名字，详情没有听清楚，但看样子可能是谈论你的不对处，谈了不短的时间。我问他那人的模样，知道是唐××无疑；我又问他那人往哪去？他说骑一匹骡子向永兴那头去了。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唐××确实把我列为死对头了。因

此，我对任说：我现在不到你那里去，待我去遵义后回来再看，也可能来你那里一下。为了不出意外，我就决定不到遵义城，而到遵义县的驷罗坝。

几天后，我到任相霞那里去了，任很高兴，他急忙向乡长张顺里说，打算要我在那点教书，但是我和家乡人因选补乡长事产生了矛盾，若要留下就一定要保护安全。张顺理说：“他放心好了，在我们这里发生什么问题都有我负责，如果他一点不通气就来抓人，我们就当‘土匪打’，假使事先通知我们，他就抓不着人了”。因此，我在那里办暑期学习，我密信通知了先仲虞（黄仁中）。没有几天“仇国安”（林茂德），就到我这里来了。记得我和任相霞正在闲逛，仇一见到我就向我打招呼：“冉先生”，我如久别知己似地上一把拉着手，一面说“来啦，来啦”！任就抽身走了，于是我问：“从哪里来”？仇答：“从先仲虞那里来”，“到哪里去”？“就到你这里”！“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

“看情况，如可以就住下来”。那么，我们如何称呼”？“就说我们是老表，在重庆认识的”。我说：“我的母亲姓吴，你的母亲也姓吴，因此，我们就认为老表”。仇说：“我是正安人，在重庆读书，这次来这里，你对人说，我在暑假里来看你”。于是我和他就成亲戚了。我们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将万太乡的地图绘走了。

仇国安和我是怎样绘走万太乡（即现在的大堰公社）地形图呢？一次，仇对我说，我们把过道上那张地图怎样弄下来复制一张。我问：“你看怎样拿不被发觉和不对我们嫌疑”？仇说：“我几种设想，都觉得不妥”。我问：“哪几种设想”？仇说：“我踮着脚刚摩得着，跳起来也拿不下来，我抱着你去取呢？晚上去取下来倒行，但时间一久，白天

又被人发现也不可。应该既要拿得下来，又要放得上去，还要不被发觉”。最后我说：“我去向干事杨胜华明说”。于是我对杨说，我教史地，我想将过道上挂着的那张地图取下来用一下，杨说：“可以，你去取下来吧”。我将地图拿去给仇，并且由仇在屋子里复制。过了几天后又才放回原处。真是安全，事后仇竖起大拇指赞扬了我。

任相霞留我在万太，原意是接替他当校长，以便离开那里。暑假结束，我征求仇的意见，仇说从工作出发不当校长的好，到交通方便的地方比如凤冈花坪等地，最好是在凤冈。我说，去年我是被县党部以“思想不正”辞退的，仇说，只看现在是谁当校长，人事很重要。我说校长倒是史信昌兼，教导主任是李承政，由他掌权。李是我内弟的内兄。“那就行了，我们先看看，如果不行再想别的办法”。仇说。后来我们两到凤冈，碰到李承政，我向他介绍了我的“老表”仇国安，李说你们两个都在这里吧！我说，我还要回家去看看才能确定，他是可以在这里的。我回去后会到先仲虞，向他汇报后，先说你们两个都在凤冈吧。

在凤冈小学，我担任六年级级任，仇担任五年级级任，我们同一床睡，一起工作和游玩，互相关心，彼此依赖。那时，我们的活动是：记载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他负责联系一个青年教师肖大刚，我负责联系凤冈师范一个学生冉遇隆，我还打算借《凤冈县志》，因时间短没有如愿。我们的信件仍由小井弩行贵家转。每每提到先仲虞我们都讲“老四”，不直接提名字。一次先仲虞通知我们到凤冈县境的绥阳场附近河底下钱定国家去会面，我们履约去了，当天晚上我们三人在床上，先对我说经决定吸收你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的会员，在回家的路上仇对我说：“这次我们来这里确

定了你的组织是一大收获”。我说：“我这个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仇说：“确定组织是很重要的”。又一次，先通知我们在下城门体育场附近等“仁玖(仇)”的哥哥“森兄”(即地下党负责人张立同志)，我们也照办了。会到了“森兄”。这次森兄派我到毕节保安第五团。我记得：在我们会面的第三天早上，森兄要我们在前面等他(由凤冈上城门往湄潭方向走)，我们等来森兄后，仇有意离我们远一点，让森兄和我边走边谈。森兄和我作了以下的谈话：你到那里去工作，要艰苦些，我三个月后回贵州来将那边的工作给你打开，那时你的工作环境就会改变了，就好工作了；你知道那里专署有个科长罗一农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就是在七星场当过联保主任的罗少华家哥哥。那里专员刘鹤鸣虽然是个专员，但是那个人还是有正义感的。他问你的组织他们怎么通知你？我告诉他是“中国革命同盟会”的会员，你到那里去后好好工作，等三个月后，我回贵州来给你的组织转正。我们的工作就象打老虎，如果你瞄准了它，就能把它一枪打死，假使你没有瞄准好，只犯了它一点皮毛，它反过来还会伤人的！最后，森兄和我约定通讯办法：他的名字叫“于青山”，通讯地址重庆林森242号邮箱。通讯办法：将五槁子水密写在信的空白处，自己在名字后面用一“启”字，把0123456789的顺序改为7415908236译成密码。我的名字叫“吴仲溶”，通讯地址是：毕节沿河路18号转(也是李诗的通讯地址。李诗是我到毕节的主要争取对象)。森兄在他的笔记上记着：“吴仲溶即冉亲戚”这样的话。时间是在1948年10月底，地点是在凤冈城门往湄潭方向走至三坝这一段路上，边走边谈的。我和森兄分别后回到学校，仇国安继续跟森兄谈话，也是边走边

谈向前走去。他们那天早上在河家坝街上吃饭，饭后才回学校的。晚上，仇和我谈话中，把一本小册子《盟员的权利和义务》给我看，看后又还了他，大意是我们将来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那时全国人民都将过着“神仙日子”，更不用说流血流汗的盟员。仇又在纸上用笔写着：“来者上级”。

（未完待续）

张志高同志在永安

朱克肇

1947年春，张志高、仇国安（现名林茂德）由重庆取道正安来黔北德江，通过我亲戚熊大宽的介绍，来到我家，自我介绍说：“我俩是重庆大学的学生，因重庆学潮，被重庆市当局认为是“首恶份子”，为避免受害，因而来黔谋求工作糊口，暂时隐蔽。当时，我也被贵州党部认为“思想不纯，图谋不轨”而受到通缉。对他们的遭遇，甚感同情。时值永安小学缺少优秀教师，我便以该校名誉校长的身份，与学校负责人我弟弟朱克启，庞大超等商量，安排他俩在学校任教。他们在我家住了两天，便搬到学校，安排教高年级数学、语文。大约过了两三周，张志高对我说：“仇国安家在陪陵，有七旬老母体弱多病，需往新冈或凤冈谋求工作，那里是陪陵到湄潭永兴的通道，商人来往的很多，容易和家中联系。”于是仇国安便离开永安。但48年上学期，仇又复回永安教学，学期未结束，便又离去。张则一直住永安，直到49年秋才离开。

张志高在永安，由于教学质量高，又很耐心，学生百问不烦，遇教师因事缺旷，只要自己没有课，便放弃休息，主

动代替，从不计较报酬；他经常利用课余或例假邀集教师、学生三五人玩或下河钓鱼，灌输革命思想。因而在学校中的威信逐日增高，学生、家长无不对他敬佩。当时永安青年，在政治上有两派：一派以朱克修为首，一派以朱克纯为首，互相倾轧。张志高善于团结群众，学校师生和社会青年，不管哪家有婚丧事务，他都主动前去帮忙，参加庆吊，因此，不管哪一派的青年，十之八九，都对他亲密，听他劝告、教导。永安人绝大多数，都对他敬重。

张志高在永安立稳脚根后，他的活动范围逐日扩大。他经常组织学生前往正安的谢坝、市坪、湄潭的马山、清江、西河等地举行篮球赛，藉此结识当地青年，灌输进步思想；正安谢坝的知名人士谢世梁病故，上山的天，他约集学校教师聶俊峰、朱有义等前往送葬。他与谢并无交往，却不顾四十里崎岖山路之苦。当时，我还认为太无意义。后来才知道他的目的，是藉此结识当地的知名人士，了解地方情况，便于与该县的地下工作人员刘本之等取得联系。

48年，张担任学校教导主任，提议由学校出面去承包永安的花纱、斗息、屠宰税收，增加教师收入以解决因法币贬值而造成的生活困难，使教师们安心教学。后来教师朱光昕、傅大全、廖光显分头负责花纱、屠宰、斗息的税收，他负责称线子而外，还协助大家，藉此多方接近群众，深入了解农村的经济情况。他藉每月到县城交款的机会，和仇国安、罗时凤等同志会晤，拟定当时的工作计划。他每次进城，都要到朱克纯处去玩，到县党部朱克修处，了解他们的防剿措施，“应变计划。”

张志高生活俭朴，在永安一年多，老是穿着一件旧长衫，积累的工资，却交给地下党组织。记得一次他进城交